

2010

中国杂文年选

China Satiric Essay 2010

鄢烈山 编选

安立志 武松维权的“非理性”
毕星星 想一想我们默认什么
曹 林 代表委员都应自问是否对得起交通管制
长 平 李普曼和梁启超的差异
陈 仓 塞翁失马是祸不是福
陈长林 一蛋可察世道变
陈大超 2010年1月进京记事
陈翰圣 “德赛二先生”性别考
陈 章 烈士小词典
刀尔登 不读《贞观政要》
邓晓芒 山寨中国
狄 马 杰斐逊如何面对农民起义？
丁 东 崇高与滑稽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010

中国杂文年选
China Satiric Essay 2010

鄢烈山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0中国杂文年选 / 鄢烈山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146-0

I. ①2… II. ①鄢…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9499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30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75 1插页

字 数 35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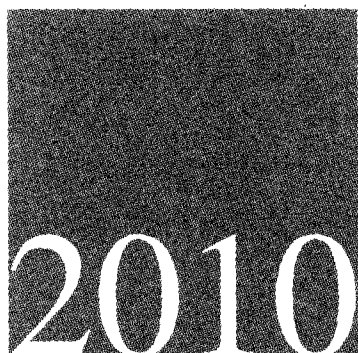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中 国 杂 文 年 选

C h i n a S a t i r i c E s s a y

前言

鄢烈山

这是我编的花城版杂文年选第8本。感觉是质量最高的一本。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悲。

应该是既喜且悲吧。可喜是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更强了，心态也更独立更自由了。执笔写这篇导读时，先上网浏览今天的新闻。你看，网易的“话题：国家烟草局：香烟重金属超标报告有失客观[查看原文] 热门跟帖（跟帖889条，有27533人参与）”，第一个跟帖是，“网易湖北武汉网友 ip: 59.174. *. * 2010-10-10 08:10:33 发表：桥垮了，专家说和质量没有关系！房价高了，专家说和地价没有关系！泥石流了，专家说和植被没有关系！发育早了，专家说和奶粉没有关系！不良反应，专家说和疫苗没有关系！吃龙虾得病了，专家说和‘洗虾粉’没有关系！专家太太怀孕了，大家都说和专家没有关系……”多么低俗呀多么损哪，但的确幽默，杂文味很浓，最可贵的是不信官话也对专家的忽悠强烈质疑。转念一想，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公信力这么低，并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而是现实的可悲呀。之前，重读了网友发来的王小波的小说《2010》，显然是仿奥威尔的《1984》写的预言小说。看了开头就不寒而栗：去世已13年的他，那时怎么会想到2010年官僚的特权仍然那么特、越来越特，竟致公款消费到得了“数盲症”，对花了多少人民的币没有感觉，反正都是“工作需要”呢？

尽管好文章很多，为了安全生产，定稿时还是抽掉了平常阅读留下来的一些篇什。主要的计有：关于今年的重大事件，上海世博会的两篇。一是杨恒均博士的《世博亲历记：中国人的低素质让世博蒙羞？2010-09-05》（腾讯等网站作者博客专栏上应该还可找到），太长，主动拿下了；一是贺卫方教授的《新闻自由 让上海更美好》，发表在2010年8月16日香港《明报》世纪副刊，很温和很有建设性，作者博客上可找到，自阉了。还有秦晖教授的《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9日），茅于軾前辈的演说整理版《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作者博客），“坏小子”韩寒对互联网整治“腹

诽”的博文《我只是在猜想》，北京邮电大学自杀的博士生吴某的遗书《永别了妈妈》。那遗书太忧郁太激愤，怕可能影响读者的情绪——虽然我相信杂文读者通常神经特别坚强，而且明白杂文是一种针砭时弊的文体，挑的都是一些典型的案例，世界其实并非那么不堪。另有一篇，典型的网络杂文，原载《重庆晚报》2010年3月27日“悦读室”的《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偶”也忍痛割爱了。

还有些篇章，我很欣赏，但是，为了多上一些作者，我还是照往年搞一人选一篇的“一刀切”切掉了。有些作者选数十篇，仍是篇篇精彩，比如刘瑜、吴澧、徐贲，只好请读者去买他们的个人文集。张鸣教授、名博杨恒均、五岳散人、十年砍柴、黎明这些人，不能多选，请多光顾他们的博客，天天会有收获。

这里特别要提到三个杂文作者，一个是汪强，一个是乔志峰，一个是陈仓，今年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都很高。你看看本集中他们三人的作品，汪的《十劝你马上把房拆》刻画의强拆者的强盗嘴脸，乔用反讽笔法写的《推荐几个中国“危险分子”候选人》，陈的《塞翁失马是祸不是福》指千百年相传格言之谬，是不是杂文经典？你不服我服。

本来，我还预选了汪强的另两篇，也由于篇幅原因未能纳入：一篇是《面对灾难，中国人特别坚强吗？》（《中国青年报》2010年4月1日，“起兴”于郑民生杀童案发生后新华社的通稿：“3月24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在上课。目前，学校师生情绪稳定，教学秩序如常。”），是新闻评论而写得有杂文的思想和文化含量。另一篇是《关于给焦大塞马粪一事的问答》，请与本书中刘擎的《论包办婚姻的优越性》（这是一次实验，看看“理论创新”可以多么离谱，而又可以显得多么振振有词）、刘瑜的《今天您施密特了吗》（如今房地产商卖房子，策略之一是给楼盘起洋名。而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其实，在北京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三篇结合起来读。所谓“一针见血”所谓“谑而不虐”的好文章，就是这样的吧？

吴兴人的《评注南勇打假扫赌豪言》，言行对比，很能表现贪官们的“中国特色”，他们比激浊扬清为己任的杂文家更义正词严呢。毕星星的《默认》由电脑使用说起，由浅入深说到公权力的公信力，发人深省，就怕人家装睡不肯醒。

雷颐的《有些词是不能说的》，记我国IT业前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之子王辑志，发表博文“不能理解的禁止”。他写道：“我常用北京移动网站来发手机短信，这样比在手机上输入短信内容方便些。现在我在南宁，住在我姐夫家，在民主路。明天我要去老家博白参加他们举办的客家文化节，他们来车接我。刚才我用上述网站发短信，告诉他来南宁民主路来接我。但是短信发送失败，理由是：您的短信内容里含有不许发送的内容。我把‘民主路’三个字去掉之后，短信就发送成功了。”“民主”现在也许不是“敏感词”了，不过别的莫名其妙的“敏感词”不少也是事实。不是词敏感，而是有权让它们敏感的人敏感。这无论如何不是盛世气象。

怎么办？笑蜀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写杂文当然是一种关注方式，虽然不如新闻跟帖和发微博来得快；“围观”即便一时改变不了中国的体制，也许可以改变某个具体人的命运，比如因写报道被警察逮去的仇子明、谢朝平，终于因众人“围观”而获释，让我们也相信“笔杆子”的力量吧。黎明在《吃花酒的闵行长背景是什么？》一文写道：“找什么背景？不择手段追求升官发财的你以及你的各类‘花酒’，也是贪官和坏制度的背景。”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一部分，也不能推卸自己改造社会的责任。

最后推荐杨恒均《我与杂文：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一段话，让我们杂文作者共勉：

把杂文与博文当成刺向黑暗的标枪的同时，竭尽可能避免伤害任何无辜与弱小。时刻提醒自己：“无权者的权力”毕竟也是权力，只要是权力就应该受到限制；除了法律的限制，还有价值观、社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约束，都是我时刻记在心中的。即便在我被激怒，在我“出离愤怒”的时候，也常常先找到爱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盯住仇恨的对象。爱与恨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你的心在哪一边，却能够决定你文字的重量。

2010年10月10日 于广州

目录

鄢烈山 前言 1

阿 敏	无“笑话”可看	1
安立志	武松维权的“非理性”	2
毕星星	想一想我们默认什么	4
曹 林	代表委员都应自问是否对得起交通管制	6
长 平	李普曼和梁启超的差异	7
陈 仓	塞翁失马是祸不是福	9
陈长林	一蛋可察世道变	10
陈大超	2010年1月进京记事	11
陈翰圣	“德赛二先生”性别考	13
陈 章	烈士小词典	17
刀尔登	不读《贞观政要》	19
邓晓芒	山寨中国	20
狄 马	杰斐逊如何面对农民起义？	22
丁 东	崇高与滑稽	23
房连水	任委员的提案咋着了？	25
符 号	不胜任的鸡毛掸子	26
高 低	韩寒“改学历”	28
郭庆晨	有所畏惧	29
何 龙	我们只是“偶然”的无罪？	31
何三畏	“官不聊生”？	32
洪巧俊	孩子，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34
洪振快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35
侯 会	四百年前的“政务公开”	38
侯志川	我想写一部新《地雷战》	39
狐狸娘	要说民主逼死雷梦佳	41
胡文辉	乳房的全盘西化	42
黄 波	造假的《苏报》何以成为“进步”的标志？	44
赛庐氏	如何破解“王木匠定律”？	45

蒋 泥	沈从文与老舍的不了情	47
金 新	“诺奖预言”与“才子出家”	51
雷 颐	有些词是不能说的	54
黎 明	吃花酒的闵行长背景是什么？	57
李承鹏	郭德纲的嚣张不是罪	59
李恩柱	两种年代用人之别	60
梁文道	关上女学生那道门	63
廖保平	骗子的被逼无奈	64
令狐补充	胶水糊桥缝，万事可黏合	66
刘诚龙	忠奸谁人定	67
刘洪波	什么公务一定妨碍不得	68
刘吉同	以后还有没有出身贫寒的高官	70
刘克定	玉杖上的不噎之鸟	72
刘 齐	于局长比斯大林勇敢	74
刘 擎	包办婚姻的优越性	76
刘效仁	美国穷人到底有多穷	77
刘兴雨	贪官何以得便宜卖乖	79
刘 瑜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80
陆春祥	我的拒泡经历	82
罗青山	破“身奴”与除“心奴”	84
末儿老爸	余秋雨钟山风景区碑文点评	86
潘洪其	贪官的“反腐檄文”	88
乔志峰	推荐几个中国“危险分子”候选人	89
阮 直	城市名片与“名人”名片	91
商子雍	加拿大的冰壶运动和中国的冰壶秀	92
邵燕祥	钓鱼何须“考”	94
沈 栖	德国人的“绊脚石心态”	95
盛大林	陈玉莲的“杯具”几人能懂？	97
十年砍柴	小吏作恶还是为善的选择	98
石 飞	法官冤案被发言人越描越冤	100

舒 展	二奶、三奶……无穷奶	102
司马心	也是一场战争	104
司徒伟智	中国人的“遗嘱忌讳”	106
宋石男	城管执法局长的冷血与愚顽	107
宋志坚	知“根”方能治“本”	109
孙贵颂	毕姥爷的儿子找工作	110
孙少山	希特勒读书	112
孙振军	民间语言	113
陶东风	手机在中国的特殊文化意义	115
陶 杰	西班牙的血染风采	116
田东江	说一丈不如行一尺	118
汪 强	十劝你马上把房拆	120
王 安	黑白陈久霖	122
王春瑜	武则天陵前：“还我头来！”	123
王国灿	唐骏与官场的“学历门”	124
王国华	凶悍的水	126
王 晖	解事豺	127
王俊义	抗日的战壕是谁挖的？	128
王 龙	“移民潮”下的中国背景	131
王乾荣	马诺的啼笑因缘	133
王石川	且看中石油如何“正确引导舆论”	134
王思想家	掏粪女大学生的自白	136
王随学	缺钱的政府才民主	137
王万然	到巴东请裸女拉纤去	139
王向东	一味苦药	141
王重旭	“抚哭叛徒的吊客”	142
魏得胜	圆明园火劫余话	144
魏剑美	还有多少人该像普京一样下跪	146
魏英杰	“讲真话”的境界	148
吴 澧	若非坏习俗，何来新世界	149

吴兴人	评注南勇打假扫赌豪言	151
吴祚来	赵本山是一座怎样的山?	153
下岗女工	代郭德纲拟关于打人事件致社会各界的道歉书	154
笑 蜀	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	157
无名氏	民谣:有这样的一些干部	159
熊培云	人为什么会失去温良?	160
徐 贲	美国教材中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162
徐怀谦	堵塞的,不止是下水道	166
徐 勤	我们为什么那么焦虑?	168
徐迅雷	读《告别饥饿》	169
许家祥	日本官员的不幸福生活	173
许锡良	牛顿生在中国会变成郑民生吗?	174
薛 涌	中国人能不能住小房?	178
鄢烈山	“徙木立信”立的哪门子“信”?	180
严宝康	农夫山泉鸣“冤”	182
岩 泉	咱们这地方挺安全	184
杨耕身	跪着的暴动与自焚的暴力	185
杨恒均	我与杂文:在权利与权力之间	187
杨学武	赫鲁晓夫的不幸与戈尔巴乔夫的有幸	189
杨于泽	别不把农民周正龙当人看	191
姚文嚼字	我的高考零分作文:猫鼠杂交的后果	192
叶匡政	今天为何要重提切·格瓦拉?	194
赢 鸡	2010年2~3月网络经典段子集锦	196
于 坚	小不见了	198
余以为	张永福董事长让教育局原形毕露	200
俞 评	敢问自焚者抗的是哪门子法?(外一篇)	201
曾 颖	我拿什么劝你不去当“海藻”?	204
张金岭	她用脚走出了“穷人经济学”	206
张 鸣	五光十色说民国	207
张心阳	“百年不遇”的背后缺的是“百年大计”	210

张耀杰	奥巴马为什么不大义灭亲？	212
张雨生	官场升迁的信任危机	213
章立凡	陈光甫不幸言中	215
赵 畅	关于“靠山”	217
赵健伟	谎言下的鸦片战争	218
赵健雄	部分作家确是封闭的	220
赵宗彪	唐僧同志在庆功会上的讲话	222
郑连根	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	224
周士君	餐桌上的“霸权主义”	226
周筱贻	不要让中国成为一个相互投毒的国度	228
朱大路	起名有感	230
朱国良	开除议员生与不聘基辛格	231
朱华贤	就这样一点点逼你违心	232
朱铁志	续总理，说尊严	234
资中筠	断想数则	237

无“笑话”可看

阿 敏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句话，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被网上频繁使用，四十年前“史无前例”时期经常升腾的万丈豪情，在某些人身上又出现了。也是，连大名鼎鼎的索罗斯都说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那还错得了？这只前些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翻腾起阵阵恶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大鳄”，此番因为话语受用，霎时又变得可爱起来。

豪情是应该有一点的，毕竟我们的确在“一天天好起来”，“万丈豪情”就免了，即使“三丈”豪情咱们也需得保持头脑清醒才行；而“敌人”（姑且借用之）呢，从目前情况看，却没有出现惨不忍睹的“烂”景象，只是一些公司倒闭了，美国人花钱开始知道节俭了，由于就业难度的增加，年轻人选择继续上学深造的多了……仅仅如此而已。美国老百姓并没有被窘困的生活所迫，拥上街头发生那种灾难性的罢工、游行、骚乱，政权岌岌可危，倒是奥巴马上台后，让经济出现了转暖迹象。这些，让咱们的某些愤青“爱国主义者”肯定很郁闷，“敌人”的更大倒霉，“一天天烂下去”的更多快意预期，真的也许不一定能如愿。

我们总爱说“稳定压倒一切”，一直把稳定当做一个硬指标，金融危机两年了，美国的这个指标依然很硬，大的“闹事”基本上没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所以，与其把心思花在幸灾乐祸看人家笑话上面，不如虚心向人家学点什么，借鉴到咱们这里来，为我们社会更加稳定再加上一道保险。专家们对当下美国社会的稳定可以给出很多高深解释，关键的其实就一条：有健全、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依靠。如果老百姓活得很不爽了，保障不再，你试试看，不“闹”你个地覆天翻才怪！美国百姓向来有“闹事”的传统，“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的形成都是其代表作，他们才不管你民主党、共和党哪个说得好听，只认能享受得到的权利和实惠。

社会保障能够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巨大作用，不是什么深奥道理，但懂得这个道理是一回事，是不是把它当大政来做，又是另一回事。美国在这方面做得虽逊色于北欧国家，但仍可圈可点，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有些过头，造成公共开支过大，导致政府赤字一路飙升。民众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沉稳，恰是他们信赖长期建立起的这种保障的最好诠释，特别是当他们懂得金融危机存在转为经济全面危机可能性的时候，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乐的乐，生活信心没有受大的影响，都源于他们心里有“保障”垫底。社会保障的“政绩”，不像修马路盖大楼那样可

以短期见效，它的成效尽管是缓释性的，解救的却是大局。

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百分百是件“烂”事——哪个国家都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烂”事，有烂创口而不让人觉得有多痛，同时努力在遏制这个创口继续“烂下去”，这里面是有不少“看点”的。说到这儿，不得不再写几句。我们的“好起来”，是不可建立在别人“烂下去”的基础之上的，经济一体化了，别人“烂”，我们也会跟着受牵连，他们消费降低了，我们外贸出口企业就得停产半停产，这已有应验。有些人只对我们拥有数万亿的外汇储备自豪，可你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人家那儿赚来的吗？盼人家“烂”，就是在自断财路。

尤其是，我们许多方面的进步，仍未摆脱跟随式状态，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最多能评个“初级职称”，从网络到通讯业——包括愤青“爱国主义者”手中须臾不离的手机，都是来自人家的技术而被带动起来的。纵使他们“烂”象已现，世界老大的位置还是他们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三丈“豪情”还须保持头脑清醒的一个重要理由。

（选自《齐鲁晚报》2010年5月1日）

武松维权的“非理性”

安立志

在《水浒传》前30回，武松有两次维权行动，一次是在景阳冈打虎，一次是斗杀西门庆。北宋末年，似乎老虎还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就《水浒传》所记，山东到处都有老虎出没，在沂岭（沂水）和登州（蓬莱），李逵、解珍都曾遭遇老虎。为避免成了老虎的免费晚餐，武松竟然徒手打死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吃人，原为生存，把它赶跑就是了，武松下手忒重了，有点“防卫过当”之嫌。

在处理其兄武大郎被害一案上，武松的维权行动倒是真有点“非理性”。因为王婆的“拉皮条”，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奸情败露后，潘金莲用砒霜毒死亲夫，为掩人耳目，又焚尸灭迹。武松为给其兄报仇雪恨，他宰了潘金莲，杀了西门庆，并割下两人项上人头，为其兄祭献。为此，武松自己落了个脊杖四十，刺配孟州的结局。这个判决并不重，主要是东平府与阳谷县法下留情。但就武松而言，其兄被害，他的维权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最终闹出数条人命，自己也身陷囹圄，原因何在呢？在维权活动中，由于武松同志严重缺乏法律意识，没有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而是逞凶斗狠，顿起杀机，以致如此。

看小说，听评书，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这类刺激、热闹的场面，其实，即使在小说中，这也有一个情节十分曲折的过程。武松并非一介莽汉，而是一个粗中有细的英雄。他从东京出差返回阳谷，即从种种迹象察觉到其兄之死的诸多疑点，于是即不事声张地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查访活动。他走访了直接火化其兄遗体的当事人何九叔，并拿到了武大郎的遗骨与西门庆的贿银，从而得到了其兄被人谋害的人证与物证；他调查了共同参与武大郎现场捉奸的卖梨小贩乔郛哥，从而得到了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的直接人证。对于这起既有证人，又有证物，案情简单的案子，武松作为阳谷县的都头，他并非不知朝廷的法度，即使义愤填膺，即使铁证如山，他仍然强压怒火而没有任何极端行为，反而按照当时的“正当程序”将状子递到县衙，从而完成了正式的起诉程序。也就是说，直到他拿到本案的确凿证据之时，他始终对于大宋帝国的法律与执法机关寄予了充分的信任与希望。

岂知阳谷县令与一干县吏却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早已被西门庆塞了个脑满肠肥，腰包鼓鼓，正因如此，这些贪官污吏对于武松的诉状，竟然百般刁难，不予立案，要么以“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的鬼话来搪塞，要么搬出孟子的“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来推托，反而指责武松“不省的法度”。古来的中国百姓都是习惯做顺民的，长期的生活历练，使他们形成了“清官情结”，摊着个清官，即是一方百姓暂时的福缘；摊着个昏官，则是一方百姓九世的灾孽。他们不懂民主政治，他们也不懂制度决定，以致在清末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即使明知冤狱重重，“江南无日月”，也仍然十分虔诚地相信“神州有青天”。武松兄长被人谋害，人证物证俱全，官府枉法不肯受理，社会效应如何呢？当听说武松“告状不准”，在当时的阳谷县，且不说西门庆是如何的弹冠相庆，武松又是如何的英雄气短，就是潘金莲与王婆这样的“破鞋”与“皮条客”都暗自庆幸。

在一个恶棍当道、百姓吞声的社会中，在其背后一定体现为蛇鼠一窝，官黑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正当程序”可走？此时此际，摆在武松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忍辱含垢，要么铤而走险。武松毕竟是武松，他选择了后者。如果有人指责武松维权行动的“非理性”，这也只能是他走投无路、被迫无奈的选择。即使如此，武松仍然没有丧失最后一丝冀望国法公正的信赖与敬畏，在他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并取了王婆的口供之后，仍然义无反顾地到衙门自首，心甘情愿接受帝国法律的惩罚，以实现人格的自我救赎。但当他刺配孟州以后，沿途所见，黑恶横行，贪腐遍地，他对社会的希望终于变成失望与绝望，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落草二龙山，并最终到梁山造反的故事。施耐庵的写作，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逻辑的。

（选自《西安晚报》2010年2月22日）

想一想我们默认什么

毕星星

电脑有一项智能化功能，就是默认。默认很可爱，不管你做什么，玩什么，重复几次，他就默认了。你使用哪种拼写法，用几次，只要你不设定别的，他默认你用过的。你的屏幕图景，喜欢哪一个，多用几回，他就认定了你喜欢，只要你不移情，它自动闪出你最欣赏的。打字拼写词组，哪个使用得多，它自动给你排在前头，只要不加选择，默认你习惯的那个。电脑是机器，机器也有习惯。机器也会默认，让人浮想联翩。

想一想，面对生活中每天出现的新事情，我们默认什么，很有趣。

比方说，前几天听报道一个官员自杀了，我立刻想到肯定是腐败案，受贿多了事情败露，没办法收拾，逼得只好死了。

比方说，某地要召开价格听证会，我立刻想到这是要涨价之前作一回秀。主办方一遍又一遍解释说，这回是认真听证，不是作秀。我也辩论，心底依然认定它是作秀。

某女人提拔，肯定和上级有染。某官长的女秘书在某地买下了豪华别墅，我不可能去调查，但我坚信这是权色交易的收获。

报纸传媒，所有消息，在没有证据表明它铁板钉钉以前，我一概默认它在说谎。

我——当然不仅仅是我，我身边的人，相当多的人，我觉得都是这个思路。只要政府部门、“有关方面”大力宣传什么，我们立刻敏感到什么出了问题。因此它越强调是真的，我越坚信造假。

没有任何证据，你为什么就坚信人家是假的？官员自杀，一定因为受贿？价格听证会，一定就是作秀？女秘书不会自己买房？曹操墓为什么不能是真的？问题严重恰在于这个“没有任何证据”。对于和腐败相联系的一切社会现象，不用调查，不用思索，我们的第一态度是确信其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今天仿佛我们都成了鲁迅，任何时候都不惜以恶意推测官方部门和公务人员的言论举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这个现象似乎可以定名为有罪推断。在没有证据证明官员的清白以前，一律认定腐败；在没有证据证明官员的亲属正当经营之前，一律认定庇护借光；在没有证据证明女秘书的清白之前，一律认作道德腐化；在没有证据证明大型工程心系民生

之前，一律认作政绩工程；在没有证据证明报纸电视所说为真之前，一律认定浮夸假报或者包藏其他祸心不为人知。扫黄打黑是清除政敌，修桥铺路是脸上贴金，调整干部是排队送礼，加强管理无非卡住脖子索贿——不相信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公务人员的言行，已经成为公众的集体无意识。

这个现象，不只是惊悚，确乎有些可怕。

它的可怕在于，一个人一生遇到的事情，不可能事事调查，现场听看。大部分都还依靠经验判断，依靠以往的经历默认或真或假。你痛骂北洋军阀，你并没有见过他们混战杀人；你痛骂蒋介石不仁不义，你没有见过他背叛革命；你痛斥美帝侵略，你没有看到他轰炸波黑伊拉克；你大骂苏修，你也没有见过赫鲁晓夫撤专家撕合同，甚至描画他在联合国大会脱掉皮鞋敲桌子，你也没有见过。那你为什么相信真有其事？因为生活的真实，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每一个人面前，让他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比如日本强盗侵略中国杀人放火，我相信这是史实，不仅在于教科书这么写，身边的老一辈人就经常讲述当年日本鬼子大扫荡的种种恶行，收兵时还要把臭屎拉到老百姓的面缸里。种种生活中的真实事实，较之官员们的表白，媒体的宣传，作用要大得多。你骗他一次可以，受骗次数多了，下次打交道，他只能首先默认你是骗子。我们的政府失信于民，那也只有一个解释，以前假话说得太多，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已经彻底动摇。人不可能事事见闻，大部分都是间接经验。如果事事都要经过望闻问切才认可，这个世界上将不再有可信之事。可悲的是，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就这样看待我们的政府官员，集体默认他们是不可靠的。

事到今天，我们也只能长叹一口气，这是腐败分子长期作恶导致的，这是浮夸分子长期造假导致的，这是官僚主义长期不作为导致的，这是混日子的官员长期敷衍塞责导致的，他们在造假的通道上愉快地滑行惯了，老百姓也就习惯了先不相信再说。一切都先当假的看，这当然要严重损害执政能力。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挽回积贫积弱，也没有别的取巧的办法，恢复公信力只有一法，持久地说真话、办实在事。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局面的严重性。按照荣格的心理学，集体无意识是民众在长时期的历史生活中得出来的无须证明的“公理”，公理逐渐积淀成为潜意识，潜意识下意识，是不假思索的选择。这个看似不需要分析比较、不需要动脑子就能够作出的选择，却是积累了多少人事多少物事的听和看，分析思考才能得出的结论。潜意识是深沉的大海，而当前物事的判断，不过冰山之一角。一旦渗透到潜意识，改变它将是非常困难的。不假思索的选择是最代表民心的选择，不假思索的判断是最牢固的判断。民众的“默认”具有强大的超稳定力量。一旦民众“默认”了什么，扭转方向，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改变民众的默认方向，只有靠积累。一天一天做好事，一天一天说真话，一步一步建立起信任来。像电脑一样，信息重复十次百次，另一种默认就建立了。否定性的默认被颠覆，肯定性的默认一旦建立，那时官员们一开口，民众就会“默认”这是真的。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选自《杂文月刊》2010年第7期）